

紅色病房

銅牌

◎楊婉萍／健康照護所博士班學生

突然亮起的紅燈與尖銳的鈴響聲，在人來人往喧鬧的護理站並未特別被注意到。

「醫師！學姊！51C張叔叔大出血了……」佳儀小小的身影衝進護理站，滿臉驚恐。

「佩華呢？51不是她的病人嗎？負責醫生是誰？張醫師～張醫師～你的51C病人出血了，快一點…」在護理站的護理長聽到佳儀的聲音，丟下手上的報表，迅速的開始人員調配。

「佩華學姊…她…她在病床旁邊……」佳儀的聲音發著抖

「學妹妳推著急救車先跟張醫師過去」護理長一邊交代一邊高喊著：「真伶，快來幫忙，我過去看看！」

51病房門外站了好幾位不知所的家屬，A床的王伯推著點滴架，站在門口木然的望著病房內的混亂，B床的楊阿姨坐在輪椅上被先生急急忙忙的推出病房。

「阿伯，歹勢啦，可能要請你先出去散步一下，我們先處理隔壁床的緊急狀況」護理長急急忙忙的向王伯打招呼，還沒等王伯回應，就衝忙的走進病房，門邊的王伯，望著門內的混亂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低聲的說：「得這病啊……攏細折磨啦……」之後，緩慢的推著點滴架，一步一步慢移動到走廊盡頭的玻璃窗邊，凝視著遠方雨後清亮的景色。

病房內，張醫師與真伶在護理長之後也趕入了病房，小小的病床邊，一下子塞滿了人。護理長拿起電話緊急的聯絡耳鼻喉科的醫師，張醫師開始一聲一聲的下達口令，佩華一邊安撫著床上的張叔，一邊綁起止血帶，尋找著血管。當針頭刺入張叔黝黑的皮膚，少量的鮮血遲疑的流入針內，「學妹，我針打上了，快！幫我把備好的點滴接上，再幫我確認一次血壓！」佩華一邊高喊著，手上的動作絲毫沒有慢下來，迅速的接上點滴管，看著透明的一滴一滴的從橡皮管滴入張叔體內，然而鮮紅的血持續不斷從張叔的口鼻湧出，在雪白的床單和衣服上暈開成一片殷紅。盯著止不住的鮮血，張叔半闔的無神雙眼似乎又有股難以置信與恐慌，臉上寫了難以讀懂的表情。望著眼前戰場般的凌亂，刺眼的一片艷紅，空氣中瀰漫著惡臭與血腥。一時間，佩華有種不知所措的茫然，她想起了第一次看到張叔的情景……。

早上開完晨間會議即將開始像打仗般的一天，佩華一如往常默默的在心中禱告可以順利無誤的渡過一天後，小跑步的跑向自己提早來整理好的藥車，準備開始晨間的護理與發藥。第一百零八天，佩華每天數著自己工作的日子，期待著早日擺脫菜鳥的行列，儘管熬過了一百零八個被唸被罵的日子，還是常被資深學姊們電的金光閃閃的躲回家裡哭。今天就是如此黑暗的星期五，一到病房就看到資深護士玉君臭著一張臉，插著腰坐在護理站。「學姊早！」佩華戰戰兢兢的打了招呼，換來玉君的白眼。

碰！玉君將一疊病歷摔在佩華面前，然後走進休息室。

「我又不小心做錯了什麼？」佩華委屈的眼淚在眼眶中蓄積，眼前的視線開始模糊。

「別想太多啦，聽說她嘴巴破了個洞，痛到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所以態度不免差了一點……」真伶拍了拍佩華的肩膀。

佩華深深吸了一大口氣，吞下眼淚掛上笑容，推著車，開始忙碌的一天。在踏入病房前，瞄到遠處有個穿著病人服的搖晃身影，歪歪斜斜的緩慢的走向佩華。「這是我負責照顧的病人嗎？」佩華還在腦中過濾著自己的病人名單時，這病人一手撐著臉頰，口水還掛在嘴邊，一手指著手臂上的皮下注射器（為了長時間定時皮下注射嗎啡而留在病人身上的注射器）走向一旁的玉君。

「你快進去啦……不……要跑啦！！你如果跌倒怎麼辦！」玉君高八度的聲音響起，尖叫著丟下手上的藥，臭著一張臉不耐煩與嫌惡的推著病人走進病房，一邊嚷嚷著「吼…阿你止痛針不是剛打嗎？時間還沒到啦！！」

望著玉君略帶粗魯的動作及病人蹣跚踏入病房落寞的背影，佩華心中有種怪怪的難以言喻的情緒，然而這種感覺只在心中停滯了幾秒，隨即佩華又馬上回到現實開始忙碌的工作。

數天後，佩華被調派去照顧玉君負責的病人，這才知道那個寂寞背影——張叔的故事。

當佩華第一次踏入51病房，忙著跟王伯、楊阿姨還有他們的家人自我介紹打招呼時，她一邊分神偷偷打量著張叔。四十多歲的張叔，有著原住民黝黑的膚色，濃眉大眼與壯碩的身體。這個罹患口腔癌的排灣族中年男子當初黝黑的皮膚已失去光澤與彈性，半闔的雙眼失神的找不到他聚焦的所在。原本應該曾經壯碩的身體，如今萎靡的斜坐在床邊。油光糾結的一頭亂髮，看起來似乎很久沒清洗過了。腫脹變形的臉頰與脖子，伸在牙齒外的舌頭，還有頸部的氣切，上面都沾滿了紅紅黃黃白白的分泌物，而口水還滴滴答答的掛在嘴邊。

想起剛剛學姊的交班，佩華有些懂了，似乎能多懂一點張叔受到的痛苦與折磨。交班時學姐說，張叔在照護上最大的問題是疾病導致的疼痛與不適，止痛藥物劑量不斷增加，卻還是不能緩解疼痛。在他身上，到處可以鮮明的看到癌細胞肆虐折磨的足跡，失控的癌細胞讓他的脖子腫脹到一般人的3/2 倍大，舌頭因為腫瘤細胞的蔓延而外擴，無法塞在齒臼裡。再加上牙關緊閉，嘴巴只能打不開不到兩指寬，因為這樣，一天二十四小時他的牙齒就無時無刻不硬生生的咬在外擴舌頭上，咬在傷痕累累一堆潰瘍的舌頭上，他的頭就像個漢堡一樣（兩片麵包夾著露在外面的生菜）……。當他清醒時，就得奮力

的把嘴巴張大一點點，只為了讓牙齒不要太大力的咬著舌頭。他不敢躺下來睡覺，只能整日昏昏沉沉的坐在床邊打盹。每當好不容易靠著嗎啡稍微止痛而進入夢鄉，卻因為一放鬆……上下顎牙齒又用力咬在一起，舌頭又被咬得痛到驚醒。就這樣，永遠流不完的唾液掛在嘴邊，流在身上。因為預防腫瘤堵塞到氣管與食道而做了氣切，所以他沒有辦法說話，只能比手畫腳，或是虛弱的拿著筆，歪歪扭扭的寫下他想要說的話。

發完A、B兩床的藥，佩華把藥車推到張叔床頭。俐落的剝開玻璃藥瓶，抽取了張叔所需要的止痛藥。

「張叔……你聽懂我說話嗎？」佩華半蹲在張叔身邊輕輕的問。張叔睜開了眼，看了佩華一眼，點點頭後又緊皺著眉頭閉上眼睛。

「我想……你的嘴巴一定好痛對不對，我現在要幫你打止痛針，但是如果你又更痛了，拉個鈴我隨時幫你處理好嗎……」佩華一邊說著，一邊動手消毒注射器，並且把藥物緩慢的注入。

「我是佩華，今天開始這個月由我照顧你，我們來想辦法看能不能讓你的嘴巴舒服一點好嗎……」當佩華打完針抬頭看張叔時，發現張叔已經淚流滿面，眼淚、鼻涕、口水全部混在臉上身上……。

他激動的一邊奮力敲打著自己的頭，一邊拿起身旁的廢紙……歪歪扭扭的寫下：「我活得不像人……痛不欲生……我只要不痛……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抓起另一張廢紙，他又用力的寫著：「求打止痛……像乞丐……我生不如死」寫完，用力的在「生不如死」四個字下面加底線強調。

接著又寫「病不好不要折磨，生命交給上帝，讓我走……」。

張叔寫的字，在佩華眼中漸漸扭曲模糊。佩華不敢抬頭看張叔，只是低著頭，拿著棉棒假裝專心的清理張叔的鼻胃管，用力的瞪大眼睛，想要硬生生吞下快要滾下來的淚水。在轉身準備清理氣切傷口的用具時，偷偷抹去幾乎奪眶而出的眼淚。

清潔完鼻胃管和氣切傷口，算算時間距離注射止痛藥已經過了半小時，差不多是藥效開始作用。

「張叔，我要看一下你的嘴巴，如果你會痛，你隨時用手打我一下，我順便會幫你嘴巴清潔一下，並且用麻醉藥再幫你止痛，好嗎？」佩華輕輕的搖了搖張叔詢問著。張叔點點頭，並抬高了頭，企圖把嘴巴打開一點，儘管如此，上下排的牙齒還是咬在舌頭上。佩華拿著針頭接著細管，一邊將稀釋過的麻醉藥從齒縫沖進張叔的嘴裡，一邊觀察評估著張叔嘴巴的狀況。外擴的舌頭上，有著深深的齒痕，齒痕邊還滲著血，觸目可見的舌頭上、牙齦上、口腔黏膜上大大小小的潰瘍，整個口腔紅紅白白的好不嚇人。稀釋了局部麻醉劑，用針筒打入張叔口中，打進清澈的透明液體，另一側抽吸出來的，是濃稠的黃黃紅紅的痰跟血。

「這千瘡百孔的口腔，到底是多麼痛苦的折磨著張叔呢？」一直到佩華走出病房，回到護理站腦中還是盤旋著這個問題。

「張醫師，那個51C的張叔，好像都還是很痛呢！打完止痛藥半小時之後疼痛也只從原先的10分降到6分，可是還是很痛阿～」佩華翻著張叔的病歷，跟一旁盯著螢幕的張醫師說。

「對阿，他那個很複雜，很難處理阿……」張醫師還是專注的盯著螢幕。

「阿～那有什麼辦法還可以幫他想嗎？不然看他這樣也好難過喔。對了，之前不是說有找外科跟牙科要來看嗎？他們怎麼說？……」

張醫師這才轉過身注視佩華：「喔，那個喔，來看一看都說沒有用阿，他們應該這一兩天就會把正式的會診報告拿過來啦。原本想說找外科看能不能把舌頭手術切小一點，可是他現在的身體狀況根本沒辦法進行手術，手術可能造成的風險實在也太大了，外科就不敢做嘛！我們也想說不然找牙科來，看能不能把牙齒都拔光，說不定這樣會舒服一點，牙科也說沒有辦法阿……」

「那……那怎麼辦……」佩華悶悶的小聲低語。

「天曉得，只能看著辦啦～」張醫師無奈的搔搔頭。

「別想太多啦，這種病人就是這樣阿，反正就治不好阿！醫生又不是神，除非把整顆頭換掉，不然就是這樣一直痛！痛！痛！痛到死！再不然就是來個大出血，血山血海，然後病人就掛掉了。不過話說回來，這樣反而幸福阿，從昏昏欲睡到一睡不起……這大概是最沒有痛苦的解脫方法。」林醫師試圖安慰苦喪著一張臉的佩華。

「可是……可是醫師你看到病人的血不斷的口鼻噴出來，你不會覺得心中有好大好大的壓力嘛？……理智上我也知道這樣的往生方式或許對病人來說是舒服的，對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病人也許是種解脫。可是……可是看著鮮血從病人身體冒出，生命慢慢消逝，那種無力與沉痛……好難用言語形容，這種感

覺……」佩華深深的嘆了口氣「唉，好像壓得自己快喘不過氣來。」

林醫師輕鬆的攤著手說「唉唷～菜鳥就是這樣，以後你就會習慣啦！幾次下來，也就麻痺啦！」

「阿～這樣阿……喔……」佩華悶悶的開始寫起記錄不再吭聲。

「不然像我們這樣每天送往迎來，多少病人住進來之後躺著出去，如果真的要難過，那我們不就都不用工作了」林醫師繼續說。

「如果面對生死病痛一點感覺都沒有，這樣還像個人嗎？只是個精準的機器人吧。」佩華認真的望著林醫師。

「可是能怎麼辦呢？病人來看醫師、來住院是要治療他的病，不是要醫師同情他。醫師也是人，也有情感，看到自己手中的生命沒了，不是沒感覺啊。可是要活下去呀！一個病人走了，你手上還有許許多多的病人，你要怎麼拿一個人的死再去耽誤其他人？」林醫師的表情變的有些凝重。

「對阿，所以還是菜鳥醫師時，很多衝擊跟沮喪被硬生生的用忙碌壓抑下來，久了之後，也就只能這樣故作瀟灑的看待生生死死。」張醫師幫腔。

「好無奈……」佩華瞪著病歷發起呆。

「唉……誰叫我們是醫生護士……誰叫我們這是站在生命邊界跟死神搶人的工作。」林醫師。

「搶得過死神嗎？」「為什麼不能把他們照顧的舒舒服服的，直到他們跨過這道生命邊界？……哈……或許我想太多了。」佩華喃喃自語著，隨即又苦笑著打斷自己悲傷情緒。

幾天後的下午，佩華在張叔的床邊看到一個嬌小黝黑的阿嬤，沉默的縮在陪客椅上。佩華對阿嬤笑了一笑，一臉疑惑的開口問：「阿嬤，請問你是張叔的……？」阿嬤靦腆的笑一笑沒回答。

「那應該係他老母啦～」隔壁楊阿姨的先生幫腔。「阿華我跟你說喔，他這老母喔，好像不太會講國語啦，攏跟他嘅哩咕嚕的說番仔話，你說那個他聽不懂的啦。」

「對啊對啊！那個阿婆久久來一次，每次來都坐在那裡，用餐時間也都沒有離開呢，不知道她吃什麼阿。」王伯的兒子加入戰局，八卦了起來。

「唉唷，金口憐唷～乾係番仔特別嘴巴容易這樣啊？」楊阿姨的先生直率的問。

「叔叔，別叫人番仔啦，他們是原住民啦！」佩華笑著糾正，邊忙著量楊阿姨的血壓。

「我沒惡意啦，看伊這樣也很嘸甘啦，年歲這麼大還要來這裡顧孝生，來這邊嘸知係沒錢還是按怎，攏沒吃東西也沒喝水。」叔叔害羞靦腆的解釋。

在佩華出出入入的忙碌過程中，就看著阿嬤佝僂的小身軀始終沉默的呆在角落。忙到一個段落後，佩華撥了通電話到社工部，尋找能夠幫忙溝通排灣族話的人來協助溝通。後來才知道，張叔在生病前是開貨車的，因為家境貧困，勉強唸書唸到國中畢業就到外出工作。因為沒有一技之長，應徵工作時老闆知道張叔是原住民後，不是說已經找到合適的人選，或是推托說考慮看看之後再聯絡。然而卻再也沒有回音聯絡。千辛萬苦，遭受到各種輕蔑與嘲笑後，好不容易張叔找到了一份開卡車的工作。張叔一天工作超過14小時，努力要掙更多的錢，為了要維持警醒，除了各種提神飲料外，檳榔、煙更是不離手、不離口。幾年下來，當張叔的口腔潰瘍怎麼都好不了，整個嘴巴咀嚼功能變差，到醫院檢查才發現罹患了口腔癌。而阿嬤不會聽與說國語，只會說排灣族話和很簡單的「謝謝」之類的話。因為語言不通加上經濟問題，每次到醫院來探望張叔，大多靜靜的縮在床前的陪客椅上沒吃飯也沒喝水。阿公（張叔的爸爸）偶爾來看張叔，總是站在床頭望著昏昏沉沉的兒子，黝黑的臉上除了愁苦，讀不出其他表情，停留一會兒就離開了。聽說是阿公必須要去工地打零工，接各種零工，用微薄的收入來貼補家用。在知道阿公阿嬤的狀況後，佩華只要看到阿公阿嬤來醫院，就偷偷塞錢給來病房實習的小學妹，讓她們到樓下多買兩份便當和飲料給他們。接下便當與飲料的阿公阿嬤靦腆的說著謝謝，扒著飯時阿嬤會只有在這時才露出難得的輕鬆與滿足的表情。

「學姊，看到51C阿嬤我好愧疚唷」佳儀在與佩華吃午餐時說。

「小朋友，你又忘記了，別直接喊床號嘛，要稱呼病人～」佩華顧不得嘴裡的飯菜還沒吞下去，急著糾正佳儀。

「阿哈哈～我又忘記了，真是壞習慣！」佳儀吐了吐舌頭，一邊說一邊拍了拍自己的頭繼續說，「我看到張叔的媽媽阿，那個張阿嬤，我就覺得很愧疚呢！」「平常我看到便當就

嫌便當難吃，有時候一個便當吃沒兩口就丟掉了，可是看到阿嬤，覺得自己好浪費。阿嬤都把便當吃得好乾淨！我現在才知道自己應該要感恩，自己真是太幸福了！」

「嗯，很棒啊，我想阿嬤跟張叔給你上了人生十分珍貴而重要的一課。」佩華鼓勵著佳儀。「是啊，真是超震撼的！我才知道原來我真是草莓一族，不過藉此才理解到原來社會中真的有人這麼辛苦的在過日子。唉唷，社會上怎麼這麼多不公平阿，真是煩死人了！」佳儀噘著嘴不滿的說。

佩華看著佳儀，苦澀的笑了笑。心想自己何嘗不是呢？在單純家庭環境下生長，就像是溫室的花朵般總被保護照顧，到了病房工作，看了一個又一個心酸、殘酷的現實，才短短的時間，佩華感覺自己心境老了很多。現實的無奈與悲哀在這生死一線的病房裡顯得如此透明，難以遮掩。「或許『長大』就是要無奈的學會如何面對與接受這些不公平吧。」佩華語重心長的說出她的想法。「我們改變不了世界，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顧好每一個病人。我們沒辦法治好病人的病，或處理他們所有的症狀，可是我們可以用心盡力的陪伴他們一程。我們好像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說著，原本歡樂的午餐時間氣氛變的凝重而嚴肅。深呼吸一口氣，佩華顧作輕鬆的說：「ㄟ小朋友，別學老人家嘆氣，快吃飯啦，下午還有得忙的！吃飽一點才有力氣被操！」

「學姊，別擔心啦～我有神力女超人的綽號呢！下午所有要翻身的都交給我吧，盡管放馬過。」佳儀也跟著開起玩笑。

這時，走廊傳來病人鈴響，佳儀看了螢幕顯示說：「學姊！是51A的紅燈響了耶，會不會是王伯點滴滴完啦？」

「咦？不會吧，他的點滴不該滴這麼快阿，妳吃飯，我去看一下。」佩華放下手上的便當，快步的走向51病房，而佳儀不放心的也隨後跟上。

一走近51病房，只看到楊阿姨的先生驚慌的站在門口。

「阿華緊來！！那……那個番仔血噴出來啦！！」他的臉上滿是驚嚇。

佩華衝進病房，看到坐在床邊的張叔臉上身上盡是鮮血。鼻子、嘴巴流著血，衣服被染得鮮紅，地上東一塊西一塊的到處是血漬。拿著衛生紙，張叔像是失了神般，呆呆的望著手中染血的衛生紙。

「學妹快去護理站找人！」佩華急著扶張叔躺回床上，快速帶上手套，抽了一大把衛生紙擦拭張叔不斷湧出的溫熱鮮血，呼喊的聲音不住顫抖。

眾人忙亂的進進出出病房，張叔昏昏沉沉的半躺臥在床上。鮮血從口、鼻止不住的湧出。耳鼻喉科的醫生奮力的想要將內視鏡穿進不斷冒血的鼻腔，企圖尋找出血點。病床上的張叔無力的掙扎著，虛弱的手抬到半空中就無力的墜下，頭也無力的扭動，想要逃脫內視鏡從鼻腔插入的痛苦。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同意書簽了沒有？」護理長鎮定的一邊調派人手一邊詢問。

「還沒阿，怎麼辦。」佩華慌亂的匆促回應。

就這個大家都手忙腳亂的同時，眾人身後爆出聽不懂的語言在淒厲的呼喊與痛哭。

「該死的！怎麼沒有把家屬帶出去阿！」張醫師低聲咒罵。

在大家忙亂緊急的過程中，只顧著急救張叔，卻忘了一個重要的人，一個應該要被照顧與安撫的人——張阿嬤。阿嬤一直在床頭，看著血淋淋的醫師奮力想要將一根粗大的管子插到張叔體內。阿嬤嚎啕大哭，並且嘖哩呱啦用大家聽不懂的語言哭喊著。她指著床上的張叔，身體不停顫抖，小小的身軀像是隨時要昏倒一般。

「佳儀，快！你先幫忙把阿嬤帶出去陪她。」「阿長，妳幫我聯絡社工師，他們那邊有一個志工會說排灣族話，快找他來幫忙！」佩華一邊抽著藥，一邊叫喚著。

佩華雖然全身忍不住顫抖，卻努力的逼自己清醒點，照著醫師的指令，幫病人打點滴、注射藥物、抽血、輸血。血不斷的流，身上三條管路注射著急救藥物、輸血、生理食鹽水。儘管一袋袋的血注入張叔體內，卻也一口一口的吐出體外。佩華手下張叔的脈搏越來越薄弱，慢慢的不再掙扎，原本急促的胸部起伏，漸漸的越來越淺……越慢……。蒼白的嘴唇沾著鮮血，雙手軟弱的攤在床邊，血壓慢慢的下降，直到血壓機量不到而不斷發出嗶嗶的警告聲。

「CPR準備嗎？」護理長問。張醫師的遲疑的望著護理長。

「有用嗎？」佩華問。在場的所有人陷入沉默，彼此面面相覷。

最後，張醫師攤了攤手，脫下手套丟在一旁。

「叫家屬進來吧。」張醫師一邊拔起儀器插頭一邊說。

「現在嗎？」佩華問。

「嗯！」張醫師回答。口罩與眼罩後的眼神讓人讀不出任何情緒。

「可是阿嬤看到張叔現在這樣，一定會很心痛吧」病床上的張叔全身血淋淋的，牙齒掉了幾顆在床邊，雙眼瞪大。「先讓我整理一下好不好」佩華哀求的看著張醫師。

「好吧，那你等一下弄好再叫我來。」張醫師推著各式的儀器走出病房。

佩華拿來全新的床單與被單，把張叔身上的管路，一根根拔除。

「張叔，你現在病痛都沒了，都不會痛了，我幫你把身上打點滴的管子都拿掉喲，這樣你比較舒服。」佩華柔柔的在張叔耳邊跟他說話，一邊迅速的拔掉他身上的管路。

「放心的走吧，你的一生已經為這個社會貢獻了好多。」擦掉張叔眼角的淚水，佩華拿著溫毛巾細心的擦著張叔身上臉上的血漬，幫張叔闔上雙眼與嘴，並換上他平常愛穿的襯衫、西

裝褲。換掉所有染血的床單被單，擦掉地上的斑斑血跡。看到張叔的躺在床上，平靜安詳的表情就像只是睡著了一樣，佩華握緊張叔冰冷的手，眼淚再也忍不住的滴在張叔身上。抹去眼淚，佩華深深的吸一口氣後，找來醫師宣布張叔的死亡時間，並且請志工把阿嬤帶回病房，幫忙聯絡阿公。阿嬤走進病房，聲嘶力竭的哭倒在排灣族志工身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發著抖。此時，佩華輕輕的拉著阿嬤，讓她握著張叔的手。

突然，阿嬤發了狂似的，先是憤怒的搥著床欄，仰天哭喊，接著用力拍打拉扯著床上的張叔。當眾人反應過來要衝上前拉開阿嬤時，她一邊哭嚎一邊抱著張叔，劈里啪啦說著只有他跟張叔懂得語言。

佩華留下佳儀陪阿嬤跟張叔，自己默默的走出病房，回護理站書寫記錄。瞪著病歷，佩華腦中一片空白。「喂！你真的很帶塞耶，又送走了一個病人，你可別連累我，我今天還想要準時下班的！」玉君冷冷的譏諷聲從佩華背後響起。佩華愣愣的回頭看了玉君一眼，鼻子與雙眼都紅咚咚的。「你在哭喔～唉唷，有什麼好哭的阿，你不知道我們這是腫瘤病房喔！我們這邊一個月不知道要送走多少病人！沒有做錯事哭什麼哭阿～真好笑！！幼稚！！」酸溜溜的嘲諷毫不留情的刺進佩華心中。佩華轉過頭靜靜的寫著方才急救的記錄，一字一字，用力的在病歷上刻寫下令她難過的每一個細節，而不想回應玉君，寫著寫著眼淚就這樣脆弱的滑過臉龐。

「跣什麼阿，還不理人……哼！」玉君自討沒趣的甩頭走開。

在51病房裡，張叔靜靜的躺在床上，佳儀摟著阿嬤坐在床邊。乾淨的病房裡，掩飾不掉空氣中的血腥味。過了許久，阿嬤唱起了歌。她握著張叔的手，含著淚，唱起了屬於她們家鄉的歌曲。顫抖的歌聲，是母親對兒子的愛。時而柔弱，時而高亢的歌聲，讓佳儀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原本想要走入病房的佩華，靜靜的背貼著牆壁，聽著阿嬤哀傷的生命之歌，想哭卻流不出眼淚。心，彷彿全被掏空了似的。遠處的護理站，人聲鼎沸，依稀還可以聽到嬉笑聲。同一個病房，兩種不同的空氣，窗外射進來的金色陽光不但無法帶給佩華半點溫暖，卻是刺眼的教她閉上雙眼，頹坐在地上。

熙熙攘攘的探訪人潮，從佩華眼中褪去……只剩下……茫然。

